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歐陽六一居士外集錄目

論
原弊論
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記
明因太師塔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序

删正黃庭經序

傳易圖序

書

上范司諫書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高司諫書
與謝景山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答宋咸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文

讀李翺文

記舊本韓文後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

論議 原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

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斂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莩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而民之所

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于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

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
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
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
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
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戰鬬雖耗農民爲之
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
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
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

時爭投之故一經凶歲則所留在南畝者皆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

王荆公亦因此弊而散青苗錢取息二分而天下苦之公上疏請無取二分息而上不聽也大抵兼并既

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喪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之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嘗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賦稅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

聞貧富苦樂懸絕天下事誠有無可如何者矣雖行均田之圖甯濟乎

與賈生相上下

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有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爲淫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事富且貴者化麤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

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害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

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之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于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脩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于有司也

吾於此論歎公有賢宰相之才王文正後一人也惜執政日淺

未得盡展其略以去云

分司于公爲從叔父此即白譜世系之文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

歙至南宋時號爲東南鄒魯矣風俗之變何其速也

此必體察鉤致而得其情實

冠帶偃贊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游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

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於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亾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彊者為楚威王所滅無彊之子皆受

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

忠所與共者故此獨曰公之父

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荊南且葬焉又爲荊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

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三千年世系如珠貫

作浮屠文有今昔世道盛衰之感不及佛教一字雅潔可師

明因大師墖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眞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幷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幷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傫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纍元以歸幷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

平之幸人幷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尨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幷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幷書其嘗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此僧可爲知足

妙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葢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鎭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已上貶抑隨州以跌起李氏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搆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游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游兒則有子

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閒矣然忽忽如前日
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
復幾閒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
三句似贅
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
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葢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不勝今昔之情

亦謫過柳柳州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倖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雖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盛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歳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此意似主

非劾樊將軍也不如此不足以解愚夫愚婦之惑

刪正黃庭經序

公自號

無仙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

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

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晉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眞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就彼術中而擇其可

總提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葢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眞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眞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葢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亾之豈今易亦有亾者邪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

一疑
二疑
○易○不○得○爲○完○書○出○經○
○解○而○決○

愚意文言繫辭俱夫子讀易時所得有得即書之而弟子設爲問答以係之其譬非講師之自爲答問也弟子之意欲使聖言各有

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非文言之全篇由問答而決〕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一講〕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

比附以成其章句而便於誦法蓋有不得已焉耳矣至如聖言有不幸而亾者及講師恭以僞謬者自非親見聖人莫能得其眞悲夫

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謂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

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厲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亾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

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易經亾矣

秦政李斯焚燒夫子之六經易以卜筮獨存然其可疑者若此嗟乎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其不滿也滋天地之所爲大歟六經之不全六經之所爲大歟然而諸儒淆雜之罪同符斯政

矣

帽頭甚大然是確論或謂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

翻入

若處不得言之時事不好諫之主此論亦確乎予曰孟子言之矣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卻寶歸王又出一層議論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

等字透於不等處見等則等

字深透——轉

東前

放下

後半篇力攻有待此句蓄勢一頓

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

借古人做替身窮詰到底古人被而今人無所逃其責矣借法人多用之此獨淋漓耳

前已透極只用咏嘆來之

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

對上多事

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倣劉中壘

爭臣論方此書員變節節相生如繭抽絲皆文之至者

秀才以其業偏贄洛陽之士大夫而公亦與焉故諫以承之然其詞亦有感慨覽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

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討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開民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又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愍且喜旣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殽駮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

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

太史公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漢初如此況相懸隔又千百年耶妄矣

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暢言事定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

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葢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高虛者之藥石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意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鄉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

提

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

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

妙

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即字學之異而極言好異之害之可憂 公於朋友忠告如此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

先揭其說而詳辨之

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審字上下轉軸）
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
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
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
嗜飲茗閱書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
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
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
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
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

易揭易辨

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者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

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較第一書尤切直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諷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

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从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閒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

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第三段）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殁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

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意換而所稱引古作者不換相抱相生窮極文家往復之妙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中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

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亾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道之不暇況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蓬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竝出而欲一往識之乃

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
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眞可閔歎
也已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
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
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
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
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闇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
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
應繳
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耶

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紆餘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策論至眉山而極前此固難其人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

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行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惡毒至此○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大○段○辨○力○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

無中生有

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

証

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並詆希文以自飾其不諫，公所以義激於中，髮上指冠也。怒駡之文，辭氣砰磕不平，而文章仍有法度。

與謝景山書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幷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儁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

喜躍之至

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耻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旣䂓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朋友文章學問進長喜躍如此此所謂道義之交也後幅尤見針砭處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游於諸公而獲薦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

淚悲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背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屆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

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說世俗之態可玩可警

擇取正難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

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怠也

諄諄以經學勉人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歸在河朔不能自閑甞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甞一日忘也葢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旣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説常見貶絶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

託字眼目

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往復

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以公之文猶待字而傳哉此固引重君謨之極致而卽就所錄

引入處最巧

畏天憫人之意具見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而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

今咸歎老而嗟卑覩予心之不然今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亾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賈生厝火積薪之憂千古一致

年十七而志已定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

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爲方從進士干祿以
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
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
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
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
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
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
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
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

濯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閒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韓之文得公而顯公亦學韓以自成一家而傳於無窮交相需

者也此篇記本末甚悉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終